



责任编辑 蔡晓妮
封面设计 郭 鸢

苏伟贞
都在书生倦眼中

蔡晓妮 编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目 录

来不及长大

- 003——来不及长大
- 010——常在
- 013——明天的太阳光
- 016——三月“彦华”
- 020——去的地方
- 026——从来没有忘过
- 030——不合时宜
- 033——童话季节
- 040——雨季之后
- 048——时光走廊
- 053——流年
- 055——生活所爱
- 057——最后的屋顶

明月前身

- 065——台北风雨
- 067——小屋
- 069——黑夜点烟
- 072——凤凰不开花
- 075——渔火还是星光
- 078——明月前身
- 079——最后一只狗
- 081——朱瑾，再见，朱瑾

过眼云烟

- 193——天生我材
197——今生执笔
201——独自
209——就绪
211——面对
213——过眼云烟
219——单人旅行
229——黄昏开始下的雨
233——他日之约
240——勇气
242——此去
245——过场
248——多走一段路
252——别有话说

沉迷张爱玲

- 257——启程与终程
260——张爱玲书信选读
266——信还魂
268——不断放弃,终于放弃
273——张爱玲的书信演出
286——小谈张爱玲未刊稿《同学少年都不贱》出土
289——暂别张爱玲及其他



来不及长大
常在
明天的太阳光
三月“彦华”
去的地方
从来没有忘过
不合时宜
童话季节
雨季之后
时光走廊
流年
生活所爱
最后的屋顶

来不及长大

喜欢别人了，大家哄她说不会的。可是她才多大？在谈恋爱之前，还有更多的事要经历，然而，连这么一场可能刻骨铭心的爱情，都只得了了收场。

她母亲打电话来，问起哪里有算命很灵的人，而且积极去寻找偏方。她想在茫茫的未来当中，寻求一个定数，说得坦然点，就是她想知道这个女儿还能活多久；但是她又去找科学之外的灵技，企盼留住女儿的时辰。她真是不明白为什么如此年幼的孩子会患这种病。

然而还有更小的。

她隔壁那个骑单车的小男孩，不久去了；在走之前，他父母连夜带他往中部追求偏方，携回大包草药，就在病房架起炉灶煎药，他照例骑着三轮小单车逛到每个病房。草药苦口，他离开人世时才四岁多。

但是那小单车来回的声音，并没停止。大人可能患的病，小孩都会得，那些病毒翻越时空追将过来，教人毫无准备。

她问医生什么叫血癌？是不是让人变得很丑的一种病？她问妈妈是不是她要死了？而且那么痛，还是早点死掉算了，她妈妈说那家里就剩妹妹一个人了，她说她早早投胎，教妈妈再生一个，她会记得回家的路，说不定这次投胎变成男生，爸爸就不会没伴了，妹妹也会“女性化”一点，她说：“那样不是很好吗？”她妈妈说万一她不记得回家的路呢？她继续忍受身上各种疼痛，又活了一段时间。

她只要多活一天，做父母的就没办法让她走，这“为生”有何意义呢？然而只要她不再张眼，便一切结束。

他们收掉所有的镜子，因为她开始掉头发。先是几根几根的掉，然后是一大把一大把，怎么也留不住的趋势。隔壁病床又有人住进，刚开始探望的亲友总是比较频繁，他们在走廊上交换病情，我们仿佛看到以前的自己，从他们的脸上，显现出一点惊讶、一点惋惜、一点希望的混合表情，表示他们还很乐观，他们相信说不定那孩子很快就可

但是那小单车来回的声音，并没停止。大人可能患的病，小孩都会得，那些病毒翻越时空追将过来，教人毫无准备。

以出院，然后带着一颗不定时炸弹活下去，幸运些，偷个三、五十年，那时候医学万能，任何病都不成问题。但是我们连问都不想问那孩子生了什么病，看亲友们频频探视，已经表示得很清楚，再不看就来不及了。

蓬松的长发在她脑上堆成鸟巢，她母亲帮她梳理，梳下一大把，虽然已经脱根，仍在她头上盘桓留恋。

那些仍然乌黑却颓颓无气的头发，掉落满床，她长时间躺着，枕头上也是，她舍不得剪它们，它们自己离去。蓬松的长发在她脑上堆成鸟巢，她母亲帮她梳理，梳下一大把，虽然已经脱根，仍在她头上盘桓留恋。她捧着头发边哭边要镜子，她已经许久没照镜子了，她不要同学去看她，因为自己太丑了，她要妈妈帮忙买顶假发，短的就行，因为长头发容易掉，而且留那么久也没用。

她一直瘦下去，只看得出一双手腿仍然漂亮，稚气的门牙长在尖削的脸上，觉得苍凉，因为孤独得太显眼。她几乎每天在打点滴，而且呕吐，精神好的时候，会问爸爸何时回来。

她爸爸终于回来了，在飞机上看着空中小姐不禁泣下，她说过长大以后要当空中小姐，带着老爸环游世界，她出生那一刻，做父亲的拍手叫道：“哇！太妙了！”她的小名就叫妙妙，父女俩感情深厚，很多秘密是属于他们私有，做父亲的订了许多计划，包括让他尝尝当外公的滋味，不就是妙妙使他体会到当父亲的感觉吗？他们从医院开始认识、谋面，现在又要在医院会首，人间生死，做父母的竟无以为命！难道一切都是冥冥吗？工科精密，没有一条程式可解。

她的病床边搭起另张小床，做父亲的连日连夜伴守，床太短，七尺之躯倒有大半空悬着，病中无聊，做父亲的为她讲故事，每个故事她都听过几遍，每本童话、漫画、卡通她都看过，市面上来不及供应，她就更无聊；折毛巾的手运动更频繁，每次去，就是她一只手来回折弄，累了再换手。医院设有老师辅导，每星期来上课，考试时可以把试卷带回来做，她却失了兴趣。原先总怕功课跟不上，她功课一

视于别人的眼光。细茸毫发覆在她肿胀的脑上，有份初长的味道，仿佛她正在新生，可是薄弱的身躯似乎停止了生息，她那一双修长、漂亮的手无力地交放在胸前，将来记忆，也只有那双手是熟悉的。病魔的确残忍，那么一个曾经美丽过的孩子。

经过长排病房离去，那里面每一张脸，在未来，都不可能像旁人一样偶然见过，再让你似曾相识，即使有，也只是极少数。转出儿童病房，就冲进一片人海，杂吵中，大人的病中岁月，似乎比孩子们来得旗鼓相当，我见过癌症病危者，他们呼天喊地，埋怨气叹，孩子们的死亡为什么那么安静呢？他们无知生死？抑或默默抵抗？

她走的那天，是个清晨，她睁开眼睛低声呼喊在旁边的奶奶：“我要大便！”她奶奶掀开被子，尿片上是一摊血，帮她换好尿片，她闭上眼睛，似乎连呼吸也再不愿，她奶奶为她净身，找来护士换新床单、被套，她再度睁开眼，仍然说：“我要大便！”奶奶掀起床单，尿片上又是一摊血，奶奶帮她换掉，拿痱子粉扑干她的两股，一如她在婴儿期，她的肛门放松，排出废物，想说话，却毫无力气发声。

她父母亲立刻赶到，妹妹在学校也被接来，奶奶说：“妙，妹妹来了，你跟妹妹讲两句话好吗？”她摇摇头，奶奶叫她睁开眼睛看看爸妈、妹妹，她看了一眼又仿佛没看到，她母亲说：“妙，看看妈妈，记住妈妈的样子好回来啊！”她伸手要笔想写字，偏偏握不稳，她叹口气放下笔，闭上眼睛，奶奶说：“妙，你是不是要去了？”她点点头，奶奶说：“好痛是不是？”她点点头，奶奶放手在她眼皮上说：“妙，那你就好好走吧！”她点点头。

她的父母为她办了追思弥撒，并没有呼天抢地，一年来，他们知道多活一天对她而言都是受罪。她永远那么大，在她十年岁月中继续活着。就算这世界人口政策是每家可拥有两个孩子，他父母并不打算再生。

孩子不知生死，死亡却找上门来。

经过长排病房离去，那里面每一张脸，在未来，都不可能像旁人一样偶然见过，再让你似曾相识，即使有，也只是极少数。

明天的太阳光

我从来不愿意多交换属于生活的消息。

忘了午后阳光投影在哪个方位，都市中大楼的背面几乎和正面同样不具特色却教人探索，仿佛一个颜面模糊而性格多重的人。太多故事，我无非确定自己的喜好罢了。

我重新记忆那张脸，发现午后极不适合做任何事，包括倾听或见面。一路行来，阴雨的五月难得初晴，暮春天光竟十分柔和，日子即刻像完整的一大片，若开朗欢畅的童年成色，是的，成年往往凄凄如雨季情况，分割了并且淋湿了。

如果生活使人悲喜交集，淋湿又风干的过程终于让我们失去了所有的感应能力，他的眼光却再度挑起我羞怯的本能，我低下头，收拢双手和双脚，他一定在我脸上看出了光影的增退，这四房一厅的家庭格式茶馆是时间和光的储藏室？记忆是什么？多日不见，时间重复阳光的故事，而人们多么喜欢试探，伸出了手，握着了什么？

我用指尖在桌面画起圆圈并且注水入杯时洒了一桌水。

“对不起！”他说。因为我迟到吗？我惊讶抬头同时看到玫瑰花束静在一旁。我说过人与人之间只不过早来与迟到，并没有别的。我从来不在乎必须等待。他刚由哪里来？为什么身上有酒味整个人却那样爽净？

“不可收拾的发生啊！”我又傻傻笑了。以啤酒和清茶祭这下午阳光和泛冷的心吧！他继续诉说这城市以何种容器盛酒，有些酒杯是十二双手乘以十二，或者更多其他，

多日不见，时间重复阳光的故事，而人们多么喜欢试探，伸出了手，握着了什么？

上的白手帕，不足以涵盖全部心态、拭尽所有的泪水。倾听并且平常，人生的副线偶尔亦可比主线风景更清新宜人。但愿我们活得愈长，忘得愈多。

顺着他的眼光，我知道他早怀疑那束我带来的玫瑰心事为何。花新刺青，极容易刺伤人并且活不过一周，分明生的祝贺换得痛之告诫，再没有比这更像游戏了，生活与喜好或戏至此地步皆可忘记！

人的不经心与玫瑰的成长其实都如一则寓言，巨人的花园里，容不下欢悦的童稚笑语，我们因深切恐惧反急切表白自我？直直静坐，交叉双手，收起过多的触角，人的疯狂就全部留在眼里了。

停留的时间总比预期来得长，他说话的声调逐渐正常，舒坦的双眉压下了暂时的尘埃与炙热，双肩后几乎可以感觉到十幢大楼边沿埋伏着的黑夜，每户窗口逐渐有了一盏盏灯的雏型，有份异常的凄艳。城市中的我们背后不也有许多惊心的色素？颜色变淡了，朵数增加了，我们的过去是一朵玫瑰的颜色还是一把玫瑰？

散漫的心绪像来不及收起的过分的笑容，天便整个暗下来，我们对他人过多的关怀经常是足以摧毁一座花园或者小小的坚持。他说不在乎，问我在乎吗？

“很难说！”我心底回道。我早说过生活的消息不值得多交换，值得交换的又早已定型。

黄昏里有一朵云急急离开另一朵云，我们的快乐未必蔓延如黑夜那般快速，凡俗的味道有莫大力量教我上车后不敢回头。当车身冲向更远的黑暗街心，恍若读到一页书章内容，我幻想此时有一束玫瑰正跌落在不知名的角落，如遗忘了的记忆颜色，我心底止不住地狂笑若歌。

那不怕痛的到底是谁？

人的不经心
与玫瑰的成长其
实都如一则寓言，
巨人的花园里，容
不下欢悦的童稚
笑语，我们因深切
恐惧反急切表白
自我？

三月“彦华”

孩子出生的时候是脚先出来的，只有二十六周大，半夜三点四十分。那段时间孩子的母亲总在感冒、出血，并且已经知道怀的是前置胎盘的胎儿，宜兰医院的病床上，孩子的母亲在一阵急咳之后觉得有什么东西掉了下来。是孩子的脚。

母亲即刻被送进产房急诊，夜半的医院，没有人，没有声音，也没有了时间，孩子的父亲站在手术室外久久不动，仿佛希望时间永远停留。时间不过去，就是最好的存在，就像有些状况如果不恶化，就是最好的状况。

时间不过去，
就是最好的存在，
就像有些状况如
果不恶化，就是最
好的状况。

医生要将胎儿取出时，发现胎盘和子宫胶在一起无法脱落，医生用力扯，孩子的母亲觉得痛，喊了出来，然后开始大出血，医生决定将产妇的子宫切除，凌晨三时五十分婴儿与母体脱离，且只有正常男子手掌大小，常理是活不了了，于是将婴儿放置一旁。

医生问孩子的父亲要保婴儿还是母亲，回答说，当然是母亲。产妇开始输血，总共输了四千毫升的血，子宫切除了，产道受到大撕裂，医生要孩子的父亲通知产妇的父母亲最好来一趟，夜半四点多，台北的父母亲家接到电话，星夜赶去，滨海公路海浪拍岸，孩子在一份生息微弱与巨大节奏下出生，不在预期。海浪仆继，教人不安，混和了一声声呼唤。弯拐的道路更教人晕眩——生命的光知不知道转弯？

手术于早上九时三十分宣告完成。到这刻手术已经进行了六个多小时。在手术稍稳定初，医护人员发现置于

虽然明知道自己不会去。我现在已经不怕失约了，因为确定不会让他失望，而且大家都会好好活下去。

看着他走到雨中去，奇怪，一点喜悦的重逢情绪也没有，四周人潮迎面，这种事大概每天都会发生吧？

我相信当时是有点埋怨，因为人生期待毕竟是份痛。现在不会了。

偶尔在雨天，在等他的下午，我会想起这么一个人，否则下雨时分，我们做什么呢？

当然也有难过的时候我们想不起任何一个人，坐在那里一筹莫展，我们每人都有情怀，或者对酒当歌，或者彻夜长走，也曾有所顿悟，可是顿悟带给我们什么呢？会让我们更快乐吗？而这种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会让我们更痛苦吗？实在痛苦或快乐都不足凭。

也许就是这样，事情过去便好。只要变成了记忆，就不在我们控制之中。幸而所有人事发生都有退路，退到了贮藏室，偶尔翻弄，虽已不合用，丢之无处也可惜，所谓束之高阁，并非没有道理。

幸而所有人事发生都有退路，退到了贮藏室，偶尔翻弄，虽已不合用，丢之无处也可惜，所谓束之高阁，并非没有道理。

人的回忆有道理吗？一点点芝麻绿豆往事记得特别清楚，大事反而不定纳入脑中，是不是人脑中有某种特别的音波，一经触动，便成了档案，也只有那么一点点音阶属于每个人，稍微有点记忆，应该是件可喜的事，因为得之不易啊。

人是从混沌中来，老去重入混沌，我们常看到高龄巍峨者不复任何往事记忆，问什么，得到全是摇头答复：“我不记得了！”说的那么理所当然，连前面说的都完全不记得，这大概也是天意，否则要带着所有的喜怒哀乐逝入另一个空间，再世为人的时候，那双眼睛怎能如此茫然无知？

许多年来，我们尝试去忘记，经常在濒临成功时，败得一塌糊涂，譬如一通电话的打击。我们到某个地方去留下电话，那地方下次不会去了，留电话只为方便兹时联络，然后来了一个电话，陌生的口音，讲的是你熟悉而想忘掉的

往事，他说认得你、见过你、知道你，想麻烦你帮个忙。四周很杂忙，人声忒大，你如坐孤城，什么也说不出，沉默许久，那人絮絮不休，最后问你：“我打扰到你了吗？”

别人怎么处理自己的记忆，我们当然不知道，就是知道，也只不过略知一二，人生浩瀚，那一二足量可观别人不害怕来打扰你，但是我害怕知道别人的回忆。原原本本、一字不漏的事件，似乎不像回忆了，更像野史，其中有人，呼之欲出，常人一旦记得，不太容易忘掉，因此没完没了，简直是雨天的屋檐水，不似奔腾巨流，一泻千里尚能当道立断，至少有个轰轰烈烈的结束，而星檐滴水，续续落落，恰似可怜之人，非十恶不赦，刚够令人头痛。

我放下电话，想不起最后一次见那陌生口音中主角的情形，可是明明确有那么一回事，我站起来，在现时空间中游来荡去，电话铃再度响起，是找别人的。感谢上帝，什么事都会成为过去，无论我们记不记得。来找吧！那过去和未来，我们都无法拒绝。

我们没有办法对尘世毫不在意，也无法静坐不悔，但是可以不受打扰。

在不断的忘记与发生中，人生被划分为几个阶段，该结束的时候不结束，迟早是个悲剧。任何事都一样。

四周很杂忙，人声忒大，你如坐孤城，什么也说不出，沉默许久，那人絮絮不休，最后问你：“我打扰到你了吗？”

长条办公间外有座公用电话，不远处有棵紫素心，正是开花的季节，他们说俗名叫猴屁股，花色紫红，树叶则像猴子的两瓣屁股。

山边多雨而且大半处于阴蒙蒙天色中，我站在那儿打电话的时候，常想别人站在那儿都在看些什么？电话座贴在墙上，稍一偏头就看到那棵高而落英缤纷的紫素心。这样的一幅画面，无论打的是个什么电话，都有份凄美，仿佛一桩并不愉快的恋爱，但真完全不是那么回事，无论如何，心情是愉快不起来的。

仿佛自己英明的走进了历史画面中。就那样看见了前生与今世。宁愿不知道。

而在现实生活中，为什么会跑到这样的画面中呢？全因为办公室只有一部公用电话，每一条线都要靠总机转来转去，怕麻烦是其次，总是山边潮湿，影响了线路，每一句对话都在嘶喊，碰到了空山，有了更大的回响。打进来与打出去的电话都尽量在减少，久久才响起的铃声，又让人怀疑它是坏了或在耍个性，却也毫不改变我们尽量少用它的初衷。

在那样的路上散着步，想不发呆也难，偶一抬头看见那座电话，怔忡中似乎又活回去了。记得在南部时，家里没装电话，也用不上；到北部念书以后，学校的电话更是学生无权使用，经常的经验就是走一段路去打公用电话，等打电话的滋味，那真是不太好受，更不好受的，是焦虑的等待在拿起电话后也才发现，并没有真正重要的事。

总之，那都是自找的，原因不过就是口袋里装了几个号码和一份期待的心情。而万一正好排在一个“谈恋爱”者的后面，只有哭笑不得，什么心情也没了。

可以明白的是这样的气氛，仿佛正代表了一份结束，也是事实，常说——铁打的营房，流水的兵，看光景，山边所有的建筑物年龄都不小了，却也难免面临条封，日新又新下，连这单位本身也要撤编，因应时宜下，显出许多不合

打进来与打出去的电话都尽量在减少，久久才响起的铃声，又让人怀疑它是坏了或在耍个性，却也毫不改变我们尽量少用它的初衷。

除非，只有一个理由——我看到了自己的完成。

我还记得在一个晚上，我刚由朋友聚会处抽身，于近午夜去看你，听到你说：“你来！”多奇怪的时序，我们总是在夜半见面，像吸血鬼。我带着二分酒意去了，你窗口的灯亮着，不时有人由我身边走过，我不能开口叫你，又忘了带你的电话，只好在人与人出现的空当，拿一块钱掷你的窗户，掷中后，当一声跌落幽暗的墙角。我在楼下清楚望见你研究室里凝聚在光里的一切，书架、冷气机扇叶、灯罩，还有你，像一幅平面的画。当你在屋内走动，晕黄的光像那童话的舞台，顿时有了立体的感觉。我手中铜板全部掷完了，难以置信的，我以童年时期最原始的方式叫你，却失去了在童话世界里的你；人不在那种时态，的确很难由那里惊醒。事情发展到此处，我们见过面了，聪明的人应当知道适时离去，天生的赌徒性格使我不相信手气竟会那么差，我开始努力组合你的电话号码，打过去，你接的，我一点不意外，我说过，我看到你就已经进入你的时空。我问：“你听不到白马公主叫你吗？”你仍缓缓地：“你在哪里？”灯光往下流泻如一条锦绳，那道老式的墙在我后方，雨水下在墙外：“白雪王子，你今天是不是穿了一件蓝色外套？”你随即明白我在楼下。寒冷的雨夜，台北比别的城市特别的冬季，我们坐在书堆里，那真是一间毫无“科学根据”的研究室，要的、不要的，学术的、创作的，架式、箱式，大杯、小杯，方形、圆形……一个城堡，你站起身走到另一边，我就完全看不见你，看不见秩序与凌乱。你熄灯我们一起离去的时候，童话也就换到地球另一边继续上演。我开车送你回去，世俗里不曾发生的故事，情感里也不会发生。你要我相信现实与童话只是一线之隔，我相信了。车子在接近黎明的雨中时光像一次情感之旅的比赛，别人急速地冲向终线，我们对奖品与名次并没有多大兴趣。是的，你比我想像中更害羞，为什么你的情感经验完全不会成为你的情感性格？车子在转弯时，我说了一则“黄色”笑

我在楼下清楚望见你研究室里凝聚在光里的一切，书架、冷气机扇叶、灯罩，还有你，像一幅平面的画。

话,我说过你要我记住社会礼仪,我一点都记不住。你摇头,我说:“下次再讲一个给你听。”情感是一件比你我更早发生的故事,生活也是,被你我知道的那部分击败并不可耻。至于我们不知道的那部分,它发生的时候一定比已经发生过的更安静。你说过你怕吵,这样好了,你下车回家之后,我继续帮你过滤童话中比较喧闹的段落,让你以为什么也没有发生,恬然入睡。神秘而无声的世界,是一个接近原始的世界,不同的是,我从来没有在属于你的画面里看到 THE END——很久很久以前,有一个小孩会弹肖邦、莫扎特、贝多芬与巴哈,有一天他正在弹巴哈,耳边突然扬起一句话:“一将功成万骨枯。”他放下了音乐坐上飞机到了海外,后来——会弹琴的手,也会切断自己的生活。

那天我回到家后,燃亮屋内的灯,我看着我屋内的灯光和你窗口的灯光并无分别,那么,是哪里错了呢?不死不活的台北冬夜雨季,像一名心理患者躺在他离不开的诊治室,多么庞大的历史、爱、情结……如果这是我们共同的命运,却是各自承担了它,你以孤独,我以失眠。每当想起这些,都觉得自己像外星人掉在火车站,人生最繁忙的驿站,我却哪里也不去。我要去的地方说也说不清楚。

每当想起这些,都觉得自己像外星人掉在中央车站,人生最繁忙的驿站,我却哪里也不去。我要去的地方说也说不清楚。

因为我不要去你那里,我对你的好感也就不那么男女,我在的那个星球的经验是,有些星球从没有被碰到就已经死亡了,我们最常看见的是星球正在死亡的过程。那是我哪里也不想去的理由。

我很想让事情慢慢有些发展,但是我的停滞性格,使我无法因为明白了你的生活节奏而创造出另一个昼夜分明的世界;我不能因为你的孤独而忘了自己的失眠。我只能用一种反化学成分的方式主使我自己与你相处,你工作到深夜,我就在深夜打断你,我不要你的白天,但是交换过去,使得仿佛不存在的白天也彻底消失了。人片段的生活怎么能够跟生命比较呢?我一向只停留在某一刻里——我在你的电话留言里告诉你:现在深夜三点钟,我正在回

家的路上……或者：我现在发烧到三十九度，为了证明我没有烧坏脑子，你的电话号码我没有背错吧！甚至直接地：我醉了。

人的生命体质应该不是迷信，禁得起破除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已经厌倦了做我周围唯一的这种人；看到你，开始当然有些迟钝，那就像等了四小时看到来人觉得陌生。我们为什么不能遗忘我们的童话故事呢？遗忘一张脸？转身离去。相信我，你不会漏失什么。你的深夜灯光也才不像到处丢弃的完好椅子，谁都可以捡回去。我想像有一天真的有那么一个人坐在椅子上，听你叙述一千零一个故事——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小女生，她以为自己患了自闭症，所以她决定不跟人家说内心的想法，只讲必须的话，那使得她说的话听起来像谜语，每解一道谜，脑中就会分泌出一种轻微的化学成分叫“爱”，使他们暂时像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，正常的快乐着……

“然后他们就分开了，从此以后还是过着快乐幸福的日子。”我将椅子归位，觉得这把捡回来的椅子像一只蓄意被弃的野狗，不小心就繁殖出一群生命，如故事。如果我们下楼离去的时候不下雨，我就会很严肃地告诉你：“生活要有点正面的思想。”你还不习惯看着我说话，不过我一定会清楚地听到你说：“正面个头噢！”

一天最后的晚课了，你在我身边，孤独陪着无助，不问你的过去，不问你做了什么；我再说一次，你的现在就是你的过去，你的想法就是你的作法。我还记得又是一个雨夜，你破例陪我去喝酒，第二天我有一项检查，十二点以后禁食，我们走过一条又一条静暗的街口，穿过饭店明亮的大厅，我不停地跟你说话，我觉得我们正在渡河，两岸人家都比我们所在甜美，但是我一点都不羡慕那种生活，我不喜欢卡通，那有一种模拟似的人情。

等我们坐定一间二楼靠窗的桌前，我们也成了卡通片，模拟一个已经成型的岛屿。我深深体悟自己一生中，

人的生命体质应该不是迷信，禁得起破除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已经厌倦了做我周围唯一的这种人；看到你，开始当然有些迟钝，那就像等了四小时看到来人觉得陌生。